

抗日小英雄儿童文学经典读本

烽火三年

上

邱勋 著



济南出版社

抗日小英雄 儿童文学经典读本

烽火三少年

上

邱勋◎著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烽火三少年 / 邱勋著.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4. 12

(抗日小英雄儿童文学经典读本)

ISBN 978-7-5488-1384-2

I. ①烽… II. ①邱… III. ①儿童故事—革命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5631 号

出 版 人 崔 刚
选题策划 孙凤文
图书统筹 林格伦文化
责任编辑 胡长粤
装帧设计 王 臻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250002)
发行电话 (0531)86131730 86131731
86116641 67817923

印 刷 阳谷毕升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mm × 1230mm 148mm × 210mm 32 开
印 张 11.875
字 数 216 千
定 价 19.80 元

(济南版图书,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致不能忘却的历史

赵圣涛

民族的每一分子，都是一滴水，无数的水汇聚在一起，变成了淹没法西斯的汪洋大海。

童年拥有金色回忆的过往，充满了欢笑和快乐。然而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童年是血与火的洗礼，是恐惧与坚守的交错，是理想和信念的坚守。它的璀璨之光照亮了现在和未来。

我们无法回到那个年代，更无法体味那个年代的惨烈、痛苦与无助。烂漫的少年被战火洗去稚嫩，拿起武器，用智慧和生命捍卫活着的尊严，捍卫民族的命运。

人不能活在历史当中，但也不能忘记历史。亲爱的孩子们，我们应该牢记历史，牢记那些为我们民族独立和解放做出贡献的灿烂星辰。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在这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史诗中，我们要记住的不仅仅

是他们的忘我奋斗和敢于牺牲的精神，更要记住根植于我们精神深处的民族魂——不甘耻辱、不屈不挠、自强不息、奋发图强……

缅怀那段历史，通过一个个微观的人物，通过一个个灿烂的生命，窥见战争的残酷、民族的百折不挠。历史上，一些民族经历了痛苦的命运，不断地流转迁徙，直至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也有些民族虽历尽艰辛与磨难，却坚韧如初，在时间的洪流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比如我们的中华民族。

无论我们经历多少苦难，我们的精神不倒，民族就不倒，国家就不倒！

李心田爷爷、邱勋爷爷、管桦爷爷……他们的故事讲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小时候，我读他们的作品，读关于他们这些作品的连环画。至今，我仍能清晰地记得里面的人物形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他们的书，滋养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雨来、王二小、强华、孙大兴、武建华……这些时代的英雄人物，已变成一个个红色的符号，深深地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哪怕再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信这些人物仍然能给予我们精神的鼓舞与激励。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2014年11月20日



CONTENTS
目 录

001	第一章 柳泉峪
024	第二章 第一场霜冻
041	第三章 小小的“团瓢”
070	第四章 夜半枪声
085	第五章 采药
112	第六章 蛀虫
131	第七章 山洞
145	第八章 夜深沉
163	第九章 半碗水饺
185	第十章 雪花飘飘
216	第十一章 官亭年集



第十二章	年节	237
第十三章	卞桃花献计	262
第十四章	愤怒的剪刀	276
第十五章	毒辣的“竭泽取鱼”	291
第十六章	解运途中	304
第十七章	悄然隐退的晨星	318
第十八章	一杆小马枪	339
第十九章	春到沂蒙	352
尾 声		367



第一章 柳泉峪

沂蒙山有个青石崮，青石崮下有个山庄叫柳泉峪。

全庄百把户人家，稀拉拉地占了多半条山峪。除了大财主潘兰田家的青砖大院以外，穷人家大多是黑石蛋砌成的小团瓢。称作“瓢”，自然是很小很小的了，连房顶也不苫草、不挂瓦，铺一层平光光的薄石板。房前屋后，石缝里钻出来酸枣、刺槐和山松棵子，把那一间间低矮的石屋遮住了。

村东石崖下有个山泉，名叫柳泉。说来也怪，碰上雨季，连下七八天大雨，青石崮顶上的山洪老牛一样的吼着滚下来，干河套里大水几尺深，能将磨盘大的石头一口气冲到十八里以外的官亭镇上。可这山泉，泉水照样不见涨、不发浑，清亮清亮的，还跟那小孩子眼睛一样，天上的云朵儿映在水皮上看得清清楚楚。要是碰上旱天，黄土晒得冒烟，石板晒得裂缝，合抱粗的大树晒得软叮当像抽去了筋骨，一根火柴能把满山石头点得着

火冒烟。可这山泉，照样一星点儿不见少。人们提上一瓦罐水来，水皮摇晃一下，噗噜噗噜冒几个水泡泡，泉水就又涨到石壁那原来的水印印上，把那墨绿墨绿的青苔罩住了。

老人们说，这是青石崮一道地脉，沂河水一支源头。别看泉子不大，可直通到一百二十里外滔滔奔流的沂河。说是泉子里撒条小鱼苗，在它尾巴上扎条红绸带，过它一年半载，小鱼苗就能穿过大山底下的石劈缝游进沂河。可那红绸带，早就化到鱼鳞里去了，那鱼就金翅金鳞，红光闪闪，长得有半截扁担一般粗大，小孩子抱不动了。

不用说，山庄就因为有这个泉子，才起名叫柳泉峪。

这是一九四二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村东头山神庙后面一扇野荆条栅栏门吱呀一声，走出一个中年汉子来。这人名叫石太平，是个庄稼汉，手艺人，还算个半拉子庄户医生。女人前年没了，跟前剩个十一岁的儿子留孩。他起早挂晚，门里门外，小小的柴门院收拾得特别刮净，几亩山沟地侍弄得格外熨帖，遇上阴天下雨，一双手也闲不住，不是编筐织篓，就是从光崖上扛回几块大青石，大的做成拐煎饼的小磨，小的鑿成一嘟噜一嘟噜的蒜白子，拼上牛力挑到官亭镇十字大街，好歹也能换回几升黑豆来。地里活儿松闲了，他就把块生牛皮护到小腿和脚背上，提个小镢头，一个人进深山野岭去刨中药。山



里人看他识得药性，遇上扭筋伤骨、蛇咬虫叮，就到门上求他治病。他是个透灵人，给病人捏捏攘攘、问问看看，几味草药下去，却也常常药到病除。这一来，名声顺着草皮飞，这汉子变成山沟里的庄户圣人了。现在，石太平披件旧布衫，腰缠一条青布围腰，肩上扛着镢头和扁担，朝村外走去。留孩提个小瓦罐走在身后。这孩子喜眉俊眼，脑门上留着一撮毛儿盖。他口里含个叶片片，一面走，一面学着鸟叫，逗得一群山雀从对面山梁上扑过来，又吱吱喳喳叫着朝老林里飞去了。

突然听到峪底传来一声小孩子的喊叫：“不投降？好小子，你等着！”

留孩抬头望去，认出那是二叔家的弟弟石头。小家伙一手掐腰，一手提把短把镰刀，点画着面前一片野树棵子，正在训话。留孩来到跟前，他也没有发现。

“老实站好！”石头朝一丛刺蓬棵吼道，“你是东洋鬼子，跑到咱柳泉峪干什么？看刀！”他猛一挥手，雪片似的镰刀在半空里一闪，刺蓬棵早齐崭崭拦腰截断，残枝败叶滚到了脚下。“还有你，一条汉奸走狗！”小家伙又指向一棵野酸枣，“你还敢牵驴吗？还敢抓鸡吗？还敢杀人放火吗？什么？你要投降……好！饶你一条狗命！”可又突然扬起镰刀，“不行！得留下你一只走狗耳朵！”说着，猛一挥手把一条枝杈砍了下来。

突然，他尖叫一声，飞身冲上崖坡，指着一棵藏在乱石后面的歪脖臭椿，喊道：

“好，潘彪！藏到兔子窝里也得把你抓出来……怎么？你要投降？投降也不行！八路军宽待俘虏，可就不能宽待你潘彪！”

只见石头把镰刀抡得上下翻飞，呼呼山响，如同疾风扫落叶一般，把臭椿棵子劈了个一塌糊涂。然后，又咬着牙根搬起一块斗大的石头，把残存在土里的树茬子，砸了个稀巴烂。

“嘻嘻！”留孩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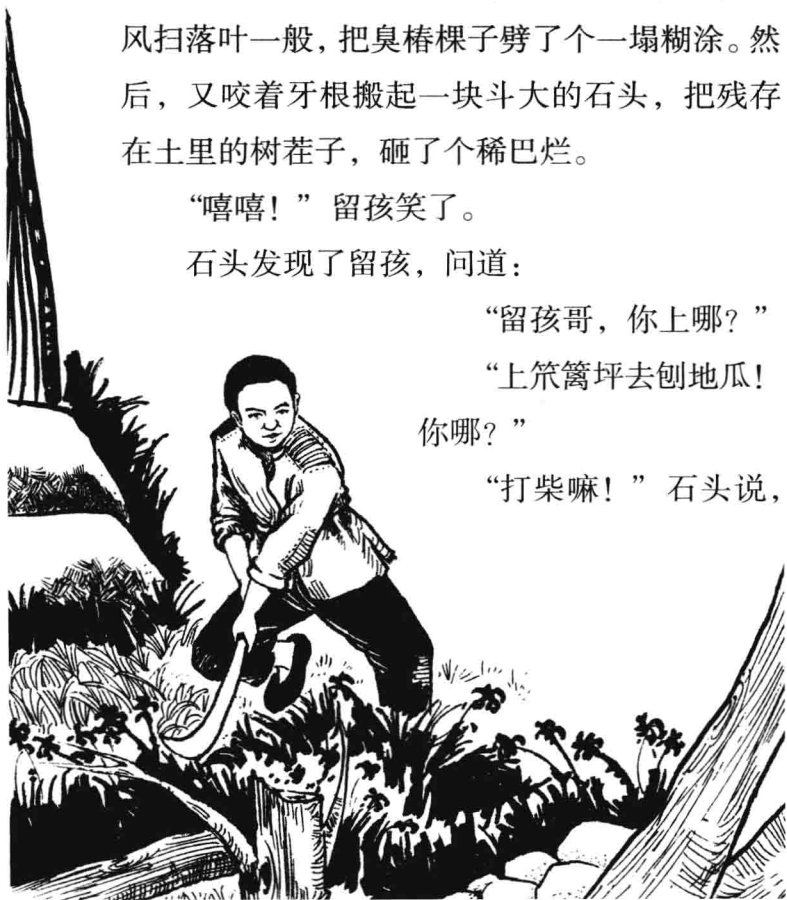
石头发现了留孩，问道：

“留孩哥，你上哪？”

“上箐篱坪去刨地瓜！”

你哪？”

“打柴嘛！”石头说，





“咱姐上虎头崖了，叫我在这里砍点树枝子！”

留孩不由得睁大了眼睛：“冬梅姐上虎头崖了？”

“嗯哪！”石头点点头说，“那里有半人高的野荆条子！”

留孩摇摇头，说：“她好大胆，那里有狼呢——撒谎我变个小！有一回我亲眼看到七只狼，头里一条大家伙，像个队长，后面的排成一行走着。大狼呜地叫一声，七条狼就一齐站住了——你知道，那是它喊口令呢！”

石头眨巴一下眼皮说：

“不怕，咱姐那把柴刀，磨得可快啦！不用说狼，潘彪的头也能剁下来！”

留孩向前凑近一步：“听见了没？前儿过晌虎头崖上开火啦！”

石头点点头：“听见啦，枪子儿唧溜唧溜的。”

“冬梅姐回来，告诉她不要再去啦！”留孩大人似的说，“再碰上开火，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正说着，突然从前面山路上传来石太平的喊声：“留——孩！”

留孩抬头一看，爹已转过山口，就离开石头，急急追了上去。

“我也帮你去刨地瓜！”石头随后跟了上来。

不一会，两个孩子越过沟壑崖坡，穿过树丛草棵，

气喘吁吁来到石太平面前。

石太平望望石头说：“把你砍的那树棵子捆起来，背着回家吧！”

石头瞪起一双黑眼珠，骨碌骨碌望着大伯，不说话。

“你在这里咋咋呼呼干什么？”石太平四处瞄瞄，压着嗓子生气地说，“人家躲还躲不迭呢，你倒是故意扯旗放炮、招风惹草，在头上贴个帖儿！要叫潘彪听见，那还了得！那家伙没缝都下蛆，正支起鼻子满山嗅呢！”

石头一声不响。

“你冬梅姐也是，怎么不知道管着你些儿！”石太平叹口气，轻声说，“这两天风声挺紧，告诉你姐，没有事少出门！快回家吧！”

石太平说完就急急忙忙走了。留孩俯在石头耳朵上说：“回去吧！等我给你做杆真枪，能打洋火的！”

“真？”

“真！用核桃木做枪托，子弹壳做枪筒！”

“你有子弹壳吗？”

“碰上好运气，兴许能弄到一个……”

石头这才点点头，笑了。他站在山路旁边，一只赤脚搓着另一只赤脚上的泥巴，眼巴巴望着大伯和留孩朝笨篱坪越走越远了。



原来这柳泉峪一带是个边缘区，国民党土顽头子汪洪元占着这块地盘，向南十八里翻过九顶山就是咱八路军的根据地，向东十八里的官亭镇上安着鬼子据点。鬼子汉奸隔三差五地进山“清乡”，到处杀人放火，牵牛抓鸡。鬼子前脚走了，汪洪元那些歪带帽子斜楞眼、提溜着一根根弯弯木头的灰皮子，又瞅个冷子溜进村来，拿着二指宽窄、盖着“汪司令”大印的催粮条子，敲骨吸髓，剥皮抽筋，逼着庄稼人慰劳他们这些“抗日将士”。可听到十八里以外鬼子据点里打个喷嚏，他们早就穿上兔子鞋，没影了。

今年一割倒秋庄稼，敌人就开始“扫荡”。日寇侵华军总司令畑俊六凑集了几个师团、几个混成旅，加上当地的伪军，共五万余人，扬言要打进南沂蒙根据地，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决战。“扫荡”由平原转向山区，由边沿深入腹地，号称“铁筒包围阵”。沿着官亭镇进山的大路，鬼子黄乎乎一片，蝗虫一样压进山来。国民党杂牌土顽整批整批投了日本，换上二鬼子服装进山“扫荡”去了。潘兰田的儿子潘彪原是汪洪元手下一个副官，也撕下“抗日救国”的旗号，当了官亭镇汉奸队中队长。青石崮下几条山峪里三十六个大小村庄，也都纷纷成立了新民会、维持会，建立了日伪政权。潘家的账房先生潘白眼，原是柳泉峪的伪保长，如今换了名号，变成日

伪村长兼维持会长了。

最遭罪的自然还是庄稼人。牛被拉走，粮被抢光，有的连房子也被一把火烧个秃溜平。连石太平这样的干活迷，过了霜降啦，笨篱坪那二分地瓜，也还没有心思去刨回来。

山里的深秋，早晨已是冷飕飕的了。石太平爷儿俩在山路上走着，一个人也没有碰到。

“留孩，”石太平小声说，“这几天潘彪不断带了便衣回庄转悠，你得长点眼色，别有事没事跟石头在一起玩了！”

留孩说：“怕他哩！等八路军过来，头一个先宰了他！”

“就你本事大！”石太平火刺刺地说。

留孩不吱声了。爷俩走了一阵，留孩又问：“爹，人家都说俺二叔当了八路军，是真的吧？”

“谁说的？”石太平立楞起眼睛。

“街上都说呢！”

“别听他们嚼舌根子——你二叔是下了关东，在关东山伐木头！”

留孩眨巴一下聪明的眼睛，又说：“那你为啥不叫我跟石头玩啊？怕什么呢？”

庄户医生让儿子一句话顶得回不过嘴来，就叹口气：



“小小孩儿家，别管这些了！快走，刨地瓜去！”

两人沉默着走了一阵，留孩又说：

“昨天过晌金库说，他爹还要带着汉奸队来搜山，山里藏了个八路军的伤号呢！”

“什么？”

“金库说的，说那伤号是个女八路……”

这金库是潘彪的宝贝儿子，人不大，却跟他爹学了一肚子两肋巴坏水。石太平不等儿子说完，早气得满脸通红，赶上一步，叉开五指，朝留孩脸上打了一巴掌，一边骂道：

“单打你这个没有耳性的东西！好鞋不踏臭屎，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怎么偏偏跟这个东西在一起搅和？”

留孩脸上被打得火燎燎的，哭着说：

“谁跟他一块儿玩啦！我在棘子地里逮蝥蛄，听他在路上跟别人吹呼，我隔他半趟子地呢！”

庄户医生这才明白，是自己一时性急，错怪留孩了。但这位老子并没有向儿子认错的习惯，又听他说：

“没在一块儿玩就好！这一家子，老辈里没长一根顺溜筋骨，肚里藏着巴豆蒺藜，死了狗都不吃！以后记着，隔他远远的，听也不要听他放的什么狗屁，别叫他熏臭了耳朵！”

儿子不服气地轻声嘟囔着。

又走了一阵，石太平突然又问：

“他没抓没抓到那个八路军啊？”

“不知道！”留孩气哼哼地回道。

“没说那伤号在哪道山梁上啊？”

“不知道！”留孩头也不抬。

石太平知道儿子还有气，就自言自语地说：“想得倒好！八路军自凡来，能等着他抓啊？前天在虎头崖打了半过晌，汉奸队临走摘了好几副门板抬死尸！要有八路伤号，他当时不抓，留到现在啊？这些东西，净是吹牛扯谎，给自己壮胆儿！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用说真牌八路军，就说你们陈老师那个八路嫌疑，潘彪带着一个班的人马，支上那机关枪，抓着啦？哼……”

猛一抬头，来到笨篱坪了！

山梁上，随着山势开出一小块地，活像一把笨篱。笨篱把上，笨篱头上，石板空里培起几条土埂，栽着几百墩地瓜。瓜蔓见了霜，焦黑焦黑，瘦筋巴巴；瓜叶脱落下来，刮得满处都是。石太平连个地头烟也没吸，就动手刨了起来。

日头一杆子高的时候，爷儿俩已刨了一半。石太平停下来，找个背风的地方，掏出火镰火石打着火，点起一把野草，烤了烤带来的煎饼，啃一口大葱，嘴对着小瓦罐喝一口已经冰凉的高粱糊糊，爷儿俩吃起早饭来。